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战争与和平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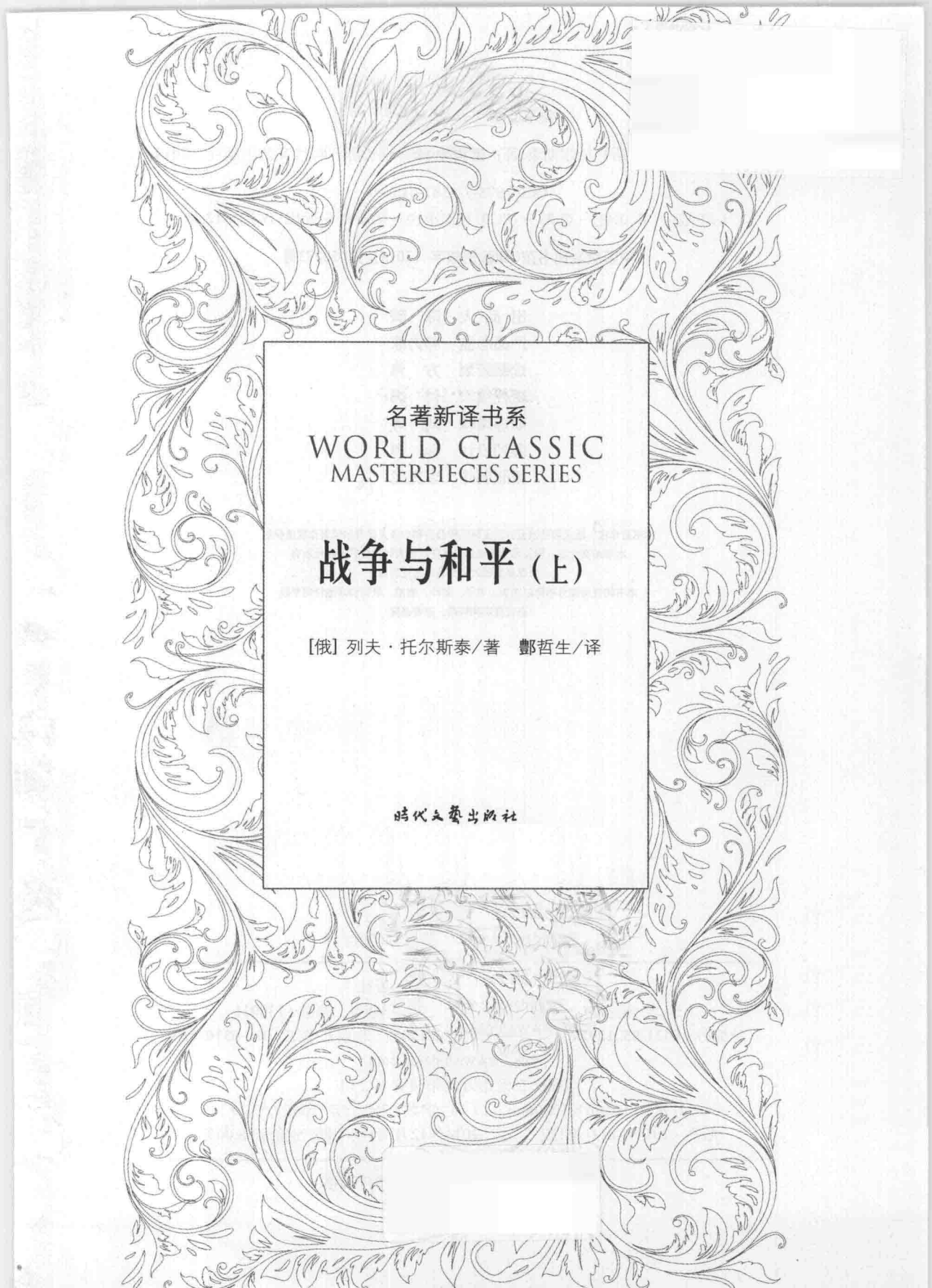


War and
Peac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鄂哲生 译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highly detailed,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border in a light gray or silver tone,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area. The pattern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al decorative arts.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鄧哲生/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著; 鄯哲生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87-4136-0

I. ①战… II. ①托… ②鄯…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273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刘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战争与和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鄯哲生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760千字 印张 / 53.25

版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8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部 一八〇五年七月	003
第二部 一八〇五年十月	096
第三部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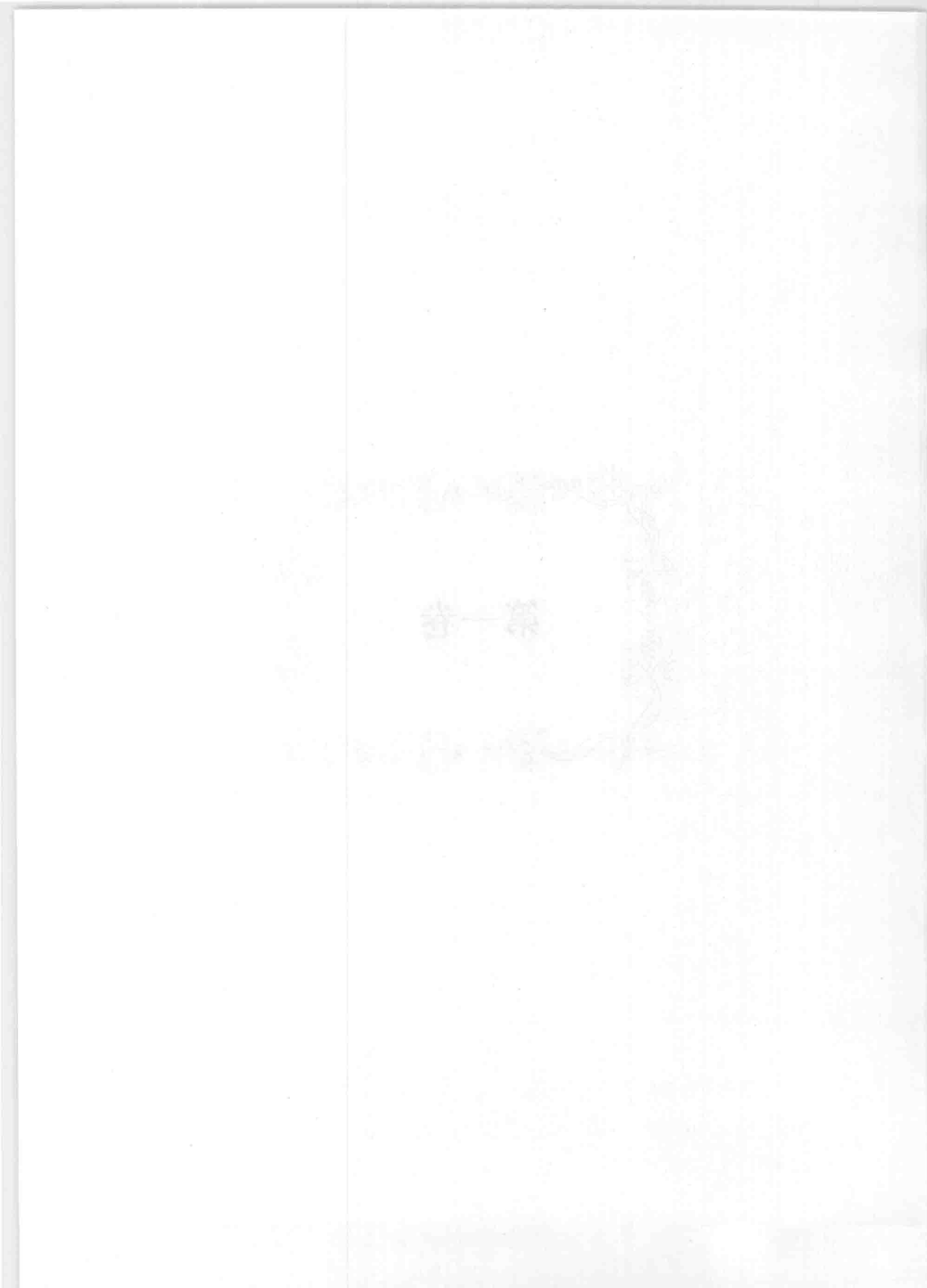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一部 一八〇六年	235
第二部 一八〇六年——一八〇七年	277
第三部 一八〇八年——一八一〇年	329
第四部 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一年	380
第五部 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二年	415

第一卷 一九二五年七月



第一卷



第一部 一八〇五年七月

—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不过我得声明，如果您敢袒护这个基督的敌人的卑劣行径和他造成的灾祸，那么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啊，看我又在吓唬您了，请坐。”

一八〇五年七月，赫赫有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欢迎首位莅临晚会的瓦西里公爵时这么说道。安娜一连咳嗽几天了，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当时这还是个不常用的词）。清早发出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道：

伯爵（或公爵），如您眼下尚无任何娱乐，如这个可怜的女病人不致使您害怕，请于今晚七时至十时间莅临寒舍，不胜感激。

安娜·舍列尔

进来的公爵随口回答了几句，对于她的接待司空见惯。他穿着绣花宫廷礼服、长筒袜、短靴皮鞋，佩戴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透着愉快。

他讲着俄国祖辈常用的法语，说起话来带有长辈的平静腔调，那是

上流社会中德高望重者特有的语气。他向安娜走来，把洒满香水的秃头凑近她，吻了吻她的手，心平气和地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您身体如何？请告诉我，好让我安心。”他的嗓音并未改变，关怀备至的问候中透露着讥讽。

“精神遭受折磨，身体又怎能健康呢？这年头，但凡有感情又怎能保持宁静呢？”安娜说道，“您能在这儿待一整晚吗？”

“今天是星期三，我必须在英国公使的宴会上露面，”公爵说，“我女儿会坐车来接我。”

“我以为它取消了。老实说，这些庆祝会、烟火令人厌恶极了。”

“若是人家知道您这么想，一定会取消的。”公爵习惯性地说着让人不信任的话。

“请别挖苦我。哦，他们就诺沃西利采夫的急报做了什么决议？您一定知道。”

“该怎么说呢？”公爵冷淡地说道，“他们决定，既然波拿巴焚烧自己的战船，我们也要这样做。”

瓦西里公爵总是慢吞吞地说话，就像演员念台词一般。而安娜虽年满四十，却依然充满活力。

她的热情让她赢得了社会地位，为了不辜负旁人的期待，她无论何时都表现得满腔热情。安娜脸上的微笑虽与她憔悴的面容不相称，却如同一名孩童，显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小缺点，不过她完全没打算去改正。

一提到政治，安娜的情绪顿时激昂起来。

“咳！请您别再谈论奥地利了！它出卖了我们。只有俄国能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慈爱、高尚的国君必将履行天职，镇压革命的邪恶势力。除了他，我们还能仰赖谁？散发铜臭味的英国绝不明白亚历山大皇帝的高尚；美国拒绝让出马耳他，它打算刺探我们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无法理解皇上奉献的精神，他不贪图私利，一心只想造福世界。他们什么也没承诺，他们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普鲁士发出声明，说整个欧洲都无法对抗波拿巴，它这种卑鄙的中立只是个

陷阱。我只相信上帝以及我们的英主，他一定能够拯救欧洲！”她停了下来，对自己激动的情绪感到困窘。

“我认为，”公爵面露微笑地说道，“假如不派我们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派您这么善辩的人，一定能使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为我斟点茶，好吗？”

“我马上端来。顺带一提，”她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这里有两位风趣的人士，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靠着罗昂家的关系与蒙莫朗西结亲的法国优秀家族之一，侨民之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莫里尔神父，您认识这位聪明人吗？皇帝曾经接见过他。”

“啊！这是我的荣幸，”公爵说，“请告诉我，”他漫不经心地补充道，仿佛想起了他来赴会的目的，“孀居的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为维也纳的头等秘书，是真的吗？这男爵似乎没什么能耐。”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而有人却千方百计地通过皇后为男爵谋这份差事。

安娜几乎合上了眼睛，暗示无论谁都无权臆测皇太后打算做的事。

“冯克男爵是太后的妹妹向她推荐的。”她用悲哀、冰冷的语调说道，当说到太后的名字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忠诚的表情，同时还融合着提到她这位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表现出的忧郁情绪。她说太后对冯克男爵十分器重，这让她的目光又笼罩了一抹愁云。

公爵不说话了，露出冷漠的神态。安娜·帕夫洛夫娜拥有廷臣和女人的灵活，长于待人接物。她批评公爵，因为他竟敢肆意评论举荐给太后的人，同时又安慰公爵。

“聊聊您的家庭吧，”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涉足社交界以来，就成了上流社会的尤物，公认的美人儿。”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这样想，”安娜沉默片刻后又说道，她对公爵露出亲切的微笑，暗示政界和交际界的话题已经结束，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的交谈，

“我常这样想，生活中的幸福安排得不太公平，为什么上天竟赐予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除了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

眉毛补充道，“只是您不懂得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拥有他们。”

她兴奋地一笑。

“我能怎么办？人们会说我不懂如何当父亲。”公爵说道。

“请别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地谈谈。您知道我不喜欢您的小儿子，这些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大家在太后跟前议论他，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不回答，但她沉默地望着他，暗示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起眉头。

“我能怎么办？”他终于说，“为了教育他们，我已竭尽父亲所能之事，可是最后两个都成了笨蛋，伊波利特顶多是个温顺的笨蛋，阿纳托利却是个不安分的笨蛋，这是二人唯一的差别。”他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激动，嘴角的皱纹显得出乎意料地可憎。

“为什么您要生儿育女呢？除去这一点，你简直完美无缺。”安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只向您承认，我的孩子们是我最大的负担，这就是我的苦难，我是这样想的，怎么办呢？”他做出了听天由命的手势。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有想过替阿纳托利娶亲吗？”她说道，“听说，老女人们都有替人说媒的嗜好，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缺点，可是我这里有一个人选，她和父亲同住，极为不幸，她就是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我们的一个亲戚。”瓦西里公爵对她的提议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会加以斟酌，并未作答。

“您不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都花掉我四万卢布。”他忧郁地说道，接着沉默了片刻。

“再这样下去，五年后会怎样呢？这就是身为父亲的难处。您说的那个小姐富有吗？”

“他父亲很富有，却也很吝啬。他住在乡下，这个赫赫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在先皇时代就退休了，绰号‘普鲁士王’，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脾气古怪，很难相处。这个小姐太不幸了，她有个大哥担任库图佐夫的副官，不久前娶了丽莎·梅南，今天会到我这儿来。”

“亲爱的，请听我说，”公爵忽然抓住说话者的手，“替我办妥这件事，我就永远是您忠诚的奴仆。她出身名门，又很富有，这正是我需要的。”

他以那灵活、亲昵的动作抓起宫廷女官的手吻了吻，握着她的手摇晃了几下，接着就展开手脚，慵懒地靠在安乐椅上，望着一旁。

“请您等等，”安娜说道，“我今天跟丽莎（博尔孔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能办妥这件事。我就姑且在您家中学习老姑娘的行当吧。”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来宾，彼得堡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虽然这些人的年龄和性情各不相同，但是生活的社会却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来了，她顺道来接父亲去出席公使的招待会。她佩戴花字奖章，身穿舞会艳装。知名、年轻而娇小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也来赴会了，她去年冬天结婚，由于怀孕，无法进入拥挤的交际场合，但仍出席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与他举荐的莫特马尔也到场了；此外，还有莫里尔神父和其他人。

“您不认识我的姑母吧？”安娜对来宾说道，并一本正经地把他们领到老太太跟前，依序喊出每位客人的名字，同时把目光慢慢移到姑母身上，之后就走开了。

所有来宾都向这个谁也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姑母问安。安娜露出忧郁而庄重的神态聆听着，默默地表示赞许。姑母同样对来宾们聊起他们的事，聊到她和太后的健康，“谢天谢地，太后今朝有起色。”客人们虽未露出匆忙的神色，但都怀着如释重负的感觉离开老太太，一整晚再也不到她身边去了。

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来了，她随身带着一个金线织的丝绒

袋，里头装有针线。她那略带黑色绒毛的美丽上唇翘了起来，露出上牙，使得上唇打开时更加好看；当上唇向前伸出或搭在下唇上时又更好看了，翘嘴唇及微开的口亦构成一种特殊的美。无论是谁看见这个健壮、活泼、美丽的未来母亲，都会感到无比喜悦。只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说话时露出的爽朗微笑及雪白的牙齿，就会感到受宠若惊。

娇小的公爵夫人提着一个装有针线的袋子，迈着急速的碎步绕过桌子，愉快地地理平连衣裙，便坐在银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仿佛任何事对她来说都是开心的，“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她打开手提包说道。

“您看，我围上披肩了，”她向女主人说话，“别捉弄我了，您在信上说，你们举行了一个小型晚会。”

她两手一摊，让大家欣赏她那件缀上花边的雅致灰色连衣裙，前胸以下系着一条宽阔的绸带。

“放心，丽莎，您比谁都漂亮。”安娜回答。

“您知道，我的丈夫要抛弃我了，”她把脸转向一位将军，“他要去拼死作战。请告诉我，这种万恶的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对瓦西里公爵说道，接着又转过身和貌美的海伦谈话。

“真是位讨喜的公爵夫人啊！”瓦西里公爵低声地对安娜说道。

紧随于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一个魁梧、略胖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头发很短，戴着一副眼镜，穿着时髦的浅色裤子，衣领又高又硬，还披着一件棕色燕尾服。这个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目前正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工作经验，刚从外国深造回来，头一次出席社交场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鞠躬表示欢迎，虽然这是迎接下级人员的礼节，但一看见皮埃尔走进门来，她顿时变得惊慌不安，仿佛看见一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巨大怪物一般。

“皮埃尔先生，您人真好，来探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对他说道，把他带到姑母面前，惊慌失措地和她互使眼色。皮埃尔嘟哝了一句听不懂的话，继续不停地用眼睛探寻着什么。他愉快地向娇小的公爵夫人行礼，接着便向姑母走去，还没听完她的话便走开了。安娜心慌意乱地用话

阻拦他。

“您知道莫里尔神父吗？他是个风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过他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计划。很有趣，但不太实际……”

“您是这样想的吗？”安娜说道，她本想随便聊上几句便离开去做其他事，但皮埃尔竟失礼地说些闲话来拦住想要离开的人。他垂着头，叉开两条长腿，开始解释自己为何认为神父的计划是幻想。

“以后再聊吧！”安娜微笑着说道。

她摆脱了那个笨拙的年轻人之后，便回过头来，继续留心地观察，准备去帮助那些找不到话题的人。她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时走到寂静无声或喋喋不休的人群面前说话，或者调动他们的座位，使得谈话机器再次转动起来。尽管如此，依然看得出她格外注意皮埃尔。当皮埃尔走到莫特马尔周围的人群旁聆听谈话，又走到神父那一群人面前的时候，她总是关心地注视着他。对于在外国受教育的皮埃尔来说，这次晚会是他在俄国参加的第一个。他知道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聚在这里，他就像个置身玩具店的孩童那样眼花缭乱，老是惧怕错过任何听到深奥议论的机会。最后，他向莫里尔走去，心里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有趣，于是停了下来，等待机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像纺车一样动起来了，这个社交团体分成了三个小组。在男人占多数的那一组中，神父是中心人物。而另外一组——年轻人的小组中，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和娇小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中心人物，公爵夫人姿色迷人，脸颊泛红，但年纪尚轻，身材有些肥胖。在第三个小组中，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中心人物。

子爵是个和善、英俊的年轻人。显然，安娜借助他来接待来客。假如你在污秽的厨房中看见一块牛肉，根本不想吃它，但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做成一道异常可口的美食。安娜的做法也是这样，她先向客人献上子

爵，然后献上神父，把他们作为异常精致的菜肴。莫特马尔小组谈论起昂吉安公爵遇害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是舍己为人，而波拿巴的怨恨有着特殊原因。

“真的呀！子爵，请告诉我们这件事吧！”安娜高兴地说，这句话有点路易十五的腔调。

子爵鞠了个躬，露出彬彬有礼的微笑。安娜让客人在子爵身旁围成一圈，听他说故事。

“子爵认识那位公爵。”安娜小声地告诉一位来客。

“子爵是个厉害的说故事高手。”她对另一位来客说道。

“一看就知道是位上流社会人士。”她对第三位来客说道。子爵就像一盘撒上青菜的热腾腾的干炒牛里脊，被端上餐桌献给这个团体的人们。

子爵就要开始讲故事了，脸上流露出机灵的微笑。

“请到这边来，亲爱的海伦。”安娜对着貌美的公爵小姐说道。她坐在稍远的地方，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海伦面带笑容站了起来，她自走进客厅以后就带着绝代佳人的微笑。当她从让道的男人中间穿过时，那点缀着藤蔓和青苔图案的舞会衣裳发出唰唰的响声，雪白的肩膀、发亮的头发和钻石都熠熠生辉，她径直向安娜走去，两眼不看任何人，但对人人都微露笑容，宛如把欣赏她曼妙身材的权利恭敬地赐予每个人。海伦太美了，从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娇媚的表情，相反地，她仿佛对自己足以倾倒一切的姿色深感羞愧，希望能减少自己美貌带来的诱惑，却无能为力。

“多么迷人的美女啊！”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说。当她在子爵面前坐下，照常地微笑时，他感到大为惊叹，于是耸了耸肩，垂下眼帘。

“我担心在这样的听众面前会忘了如何讲话。”他低下头说道，嘴角露出微笑。

公爵小姐把裸露的手肘靠在茶几上，面露笑容地听着故事，她腰板挺直地坐着，时而瞧瞧自己的美丽手臂，时而瞧瞧美丽胸脯前的钻石项链，或是弄平连衣裙的皱褶。当故事讲到精彩处时，她回过头来看看安

娜，顿时露出和宫廷女官一样的表情，随后便浮现出愉快的微笑。公爵夫人也紧随海伦身后从茶几旁边走过来了。

“请等一下，让我拿我的活儿，”她向伊波利特公爵说道，“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露笑容，在谈话途中忽然调动座位，并愉快地把衣服弄整齐。

“这样就好了。”她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做起了针线活。

伊波利特公爵把女用小提包交给她，又把椅子移到靠近她的地方坐下来。

这位伊波利特长得就像他美丽的妹妹，真不可思议，虽然二人相像，但他却十分丑陋。他的脸和妹妹一模一样，但妹妹那乐观愉快、充满青春活力的微笑和迷人身段的古典美，都使她容光焕发；相反，哥哥的长相却显得愚昧昏庸，总是表现出自以为是和不满的神态。他身子瘦弱、疲软无力，五官挤在一起，很不匀称，仿佛一张缺乏表情的郁闷鬼脸，手脚也十分笨拙。

“这是关于鬼魂的故事吗？”他赶紧戴上长柄眼镜，好像少了它就无法开口似的。

“亲爱的，根本不是。”讲故事的人愣了一下，耸了耸肩。

“因为我很讨厌鬼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道，看得出他先说了这句话，才去想它的意义。

他说话时过分自信，谁也不知道他的话究竟是明智，还是愚昧。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燕尾服与一条肉色长裤，脚上穿一双长筒袜和短靴皮鞋。

子爵讲起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趣闻：昂吉安悄然抵达巴黎，与一名叫乔治的女演员相会，在那里遇到曾获得她垂青的波拿巴；这时拿破仑忽然昏倒了，公爵并未趁机加害他，但后来拿破仑却恩将仇报，把他杀了。

这故事十分动听，饶有趣味，尤其是讲到两名情敌忽然认出对方的时候，太太们似乎都变得激动不安。

“好极了！”安娜说道，一边回过头来用疑问的目光望着公爵夫人。

“好极了。”公爵夫人轻声说道，她把针插在毛线上，好像在说这个有趣的故事几乎妨碍了她手上的活儿。

子爵的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又继续讲下去。但安娜仍不时看向那名令她害怕的年轻人，她发觉他竟在与神父热烈地高谈阔论，赶紧跑过去看看情况。神父似乎对这个年轻人纯朴的热情发生了兴趣，于是也在他面前畅谈他那自以为是的观点，二人的真诚坦率反而使得安娜感到有点扫兴。

“均势与民权，是一种手段，”神父说道，“只要以野蛮残暴著称的俄国能够挺身而出领导以欧洲均势为目标的同盟，那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您打算如何去求得这种平衡呢？”皮埃尔本来要开口，安娜却朝他跟前走来，严肃地盯着他，并问这个意大利人是如何忍耐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顿时表现出一副和女人交谈时惯用的谄媚表情。

“你们的社会，尤其是妇女优越的智慧和教育，真叫我神魂颠倒，我哪能想到气候呢？”他说。

安娜不放他们两人走，为了便于观察，便叫他们一同加入普通小组。

这时候，又有一个来宾走进客厅。他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德烈公爵个子不大，是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眉清目秀，面部略显消瘦。无论是困倦苦闷的目光，还是徐缓匀整的脚步，都和他那娇小玲珑的妻子形成强烈对比。显然，他不仅认识在场所有的人，还对他们感到厌烦，而在所有人之中，他那俊俏的妻子似乎最使他生厌。因此他装出一副厌恶的表情，把脸转过去不看她。安德烈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又眯着双眼向众人环顾一周。

“公爵，您准备去打仗吗？”安娜说道。

“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当他的副官。”博尔孔斯基说道。

“您的夫人丽莎呢？”

“她会回到乡下。”

“您要从我们身边夺走您漂亮的太太吗？”

“安德烈，”他的妻子用同样娇媚的腔调说道，“子爵为我们讲了一则关于名叫乔治的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多么动听啊！”

安德烈公爵眯起眼睛，把脸转过去。从他走进客厅后，皮埃尔就一直很友善地望着他，这时他向前一把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有转过头来，他皱起眉头，心里埋怨着碰他的人，但当他看见皮埃尔微笑的面庞时，出乎意料地流露出善意的微笑。

“啊！想不到，你也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了！”他对皮埃尔说道。

“我知道您会光临。”皮埃尔答道，“我到您那里吃消夜，行吗？”他小声地说道，免得妨碍说故事的人。

“不，不行。”安德烈微笑着说，一面握住他的手，示意他不必多问。他还想开口说些什么，瓦西里公爵与他的女儿却站起来退席了，男士们也都起身让路。

“亲爱的子爵，请见谅。”瓦西里公爵说道，温和地将法国人按在椅子上。“公使这个不吉利的招待会要我离开您这个令人陶醉的晚会，真令我遗憾。”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他的女儿海伦用手轻轻提起连衣裙褶，从椅间走出来，漂亮的脸庞露出更愉快的微笑。当从皮埃尔身旁走过时，他惊喜地盯着这个美女。

“很标致。”安德烈公爵说。

“很标致。”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时，一把抓住皮埃尔的手，对安娜说道。

“好好调教这头狗熊吧！”他说，“他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第一次在交际场合遇见他。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比女人们的社交圈更为迫切。”

四

安娜微笑着答应了，她知道瓦西里公爵是皮埃尔父系的亲戚。原先